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湖廣通志卷一百六至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主事臣吳俊

謄錄監生臣宋大樽

湖廣通志卷一百六

藝文志

記

宋

石鼓書院記　　朱子

石鼓據蒸湘之會江流環帶最為一郡佳處故有書院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寛之所為至國初時嘗賜勅額其

後乃復稍徙而東以為州學則書院之跡於此遂廢而不復修矣淳熙十二年部使者潘侯時德夫始因舊址列屋數間榜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淵又因其故益廣之別建重樓以奉先聖先師之像且纂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卷而俾郡縣擇遣修士以充入之蓋連帥林侯栗諸使者蘇侯詡管侯鑑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齋割公田以佐其役逾年而

後落其成焉於是宋侯以書來曰願記其實以詔後人且有以幸教其學者則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地爲學往往擇勝地立精舍以爲羣居讀書之所而爲政者乃成就而襃美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逮至本朝慶歷熈寧之盛學校之官遂遍天下而前日處士之廬無所用則其舊迹之蕪廢亦其勢然也不有好古圖舊之賢孰能謹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學宮置博士弟子員皆未嘗考德行道義之素

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為已者蓋羞言之是以嘗欲别求燕閒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於斯役而不敢憚其煩蓋非獨不忍其舊迹之蕪廢而已也故特為之記其本末以告來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無以今日學校科舉之意亂焉又以風曉在位使知今日學校科舉之害將有不勝言者不可以是為適然而莫之救也若諸生之所以學而非若今之

人所謂學則昔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矣顧於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講其言者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為哉亦曰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幾於將發之際善則擴而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其亦如此而已又何俟於余言哉

蘄州教授廳記

朱子

乾道八年秋予友建安李君宗思為蘄州學官始至入學釋菜名諸生坐堂上而告之曰朝廷立學建官所以

教養人才而待其用德意甚美宗思不佞得備選焉深惟淺陋懼不能稱今將有以告二三子者而相與朝夕乎古人為己之學庶以無負朝廷教養之意二三子其亦有意於斯乎諸生起而對曰諸生不敏惟先生有以教之則幸甚於是李君退即其居則距學且十里所李君顧而嘆曰學官宜朝夕於學與諸生相切磋者其相距之遠何若是耶翌日相學之東偏有廢壤焉請於州願得為屋以居而日往來於學以供厥事於是通守北

海王俟其實領州符嘉李君之意而悉其力以相之役不踰時遂以備告然後李君得以日至於學進諸生而教誨之蓋使之潛思乎論語孟氏之書以求理義之要又考諸編年資治之史以議夫事變之得失焉日力有程不躐不惰探策而問勸督以時凡以使之知所以明善修身之方齊家治國之本而於詞藝之習則後焉而不之急也既又禮其士之賢有德者李君之翰而與之居凡學之教治悉使聽焉由是蘄之為士者始知所以

為士之事而用其力李君亦喜其教之行而將有成也礱石於堂考前為是官者得自某人以下若而人之名氏歲月刻之而以書屬予使因記其所以然者予惟李君之教可能也而其所以教者則非世儒之所及王侯之垂意於學可及也而其不以李君之說為迂濶於事者則非俗吏之所能是皆宜書以詔於後蓋非獨使繼李君而居此者有所考法抑亦承流千里而師帥其民者之所宜知也於是悉書其本末如此俾刻寘題名之

首云九年秋七月壬子記

鄂州社稷壇記　　朱子

淳熙十年春朝奉郎知鄂州事新安羅侯頤以書來曰吾州羣祀之壇始在中軍寨去年秋通守清江劉君清之至而往謁焉視其地褊迫洿下燎瘞無所不稱藩國欽崇命祀之意且念比年郡多水旱札瘥之變意其咎或在是則言於州請得度地更置如律令已而劉君行州事遂以屬録事叅軍周明仲行視得城東黄鶴山下

廢營地一區東西十丈南北倍差按政和五禮畫為四壇而屬其役於兵馬監押趙伯烜作治未半而願適承之又屬都監王椿董之以速其成焉某月壇成東社西稷居前東風伯雨師雷師居後少卻壇皆三成有壝壝四門前二壇址皆方二丈五尺崇尺二寸後二壇址皆方一丈六尺五寸崇八寸其再成方面皆殺尺崇四分而去一三成方殺如之而崇不後殺前二壝皆方四丈二尺門六尺間丈五尺後三壝皆方二丈八尺門五尺

間四丈九尺其崇皆四尺社有主崇二丈有為齋廬五間繚以重垣甃以堅甓而植以三代之所宜木亦既揀時日屬寮吏脩祝號以告於神而妥之矣則又與劉君謀以吾子之嘗學於禮也是以願請文以記之俾後人之勿壞也熹按社實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后土勾龍氏其配也稷則專為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是皆著於周禮領於大宗伯之官唯社稷自天子之都至於

國里通得祭而風雨之神則自唐以來諸郡始得祀焉至於雷神則又唐制所與雨師同壇共牲而祀者也國朝禮文大抵多襲唐故故今郡國祀典自先聖先師之外唯是五者蓋以為二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行於覆載之間以育萬物而民生賴焉者其德唯此為尤盛是以於其壇壝時日之制牲幣器服之品降登饋奠之節莫不參訂討論著之禮象頒下郡國藏於禮官有司歲舉行之而部刺史又當以時循行察其不如法者蓋

有國家者所以昭事明神祈以降祥錫福於下其勤如此顧今之為吏者所知不過薄書期會之間否則觴豆舞歌相與放焉而不知反其所敬畏崇飾而神事之者非老子釋氏之祠則妖妄淫昏之鬼而已其於先王之制國家之典所以治人事神者曷嘗有槩於其心哉嗚呼人心之不正風俗之不厚年穀之不登民生之不遂其不亦以此與今羅侯之與劉君乃能相與汲汲乎此非其學古愛民之志卓然有見乎流俗見聞之表其孰

能之顧雖不文不足以記事實垂久遠然二君子過以為嘗從俎豆之事不遠千里而屬筆焉其得辭之予因為書之使以刻於麗牲之石後有君子得以覽焉羅侯方與劉君相率勸學劭農甚力劉君又嘗請於前守李侯栻禁境内無得奉大洪山淫祠者其於教民善俗之事力所可為無有不盡其心也十一年春正月甲辰具位新安朱熹記

鄂州州學稽古閣記　　朱子

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為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為用是則人皆有之而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為事而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力行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禀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内外精粗之間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

冊讀書既不過於誇多鬬靡以為利禄之計其有意於己者又直以為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虚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虚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已不能浹洽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為書之果不可讀而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教者果無益於後來也哉道之不明其可歎已鄂州

州學教授許君中應既新其學之大門而因建閣於其上櫝藏紹興石經兩朝宸翰以為寳鎮又取板本九經諸史百氏之書列寘其旁不足則使人以幣請於京師之學官使其學者討論誦説得以饜飫而開發焉其役始於紹熈辛亥之冬而訖於明年之夏其費亡慮三百萬而取諸廩士之嬴者蓋三之一其餘則太守焕章閣待制陳公居仁轉運判官薛侯叔似實資之而總卿詹侯體仁戎帥張侯詔亦揮金以相焉既成因予之友蔡

君元定以來請曰願有記也予雅聞許君之學蓋有志於為已而意其所以學者亦曰取足於心而已矣今以是舉觀之則見其所以誨人者甚平且實然後知其所以自為者不以泯心忍滅見聞為極摯之歸也因為之記其本末而竝推近世所以為學讀書之病請具刻焉以告登此閣而讀此書者使姑無溺於俗學之下流無迷於異端之捷徑則於理之在我者庶乎有以深求而自得之矣道之不明豈足患哉四年癸丑九月甲子朔

旦記

黄陂程明道伊川祠記　朱子

齊安在江淮之間最為窮僻而國朝以來名卿大夫多辱居之如王翰林韓忠獻公蘇文忠公邦人至今樂稱河南兩程夫子則亦生於是邦而未有能道之者蓋王公之文章韓公之勲業皆已震耀於一時而其議論氣節卓犖奇偉尤足以驚世俗之耳目又莫若蘇公之盛也若程夫子則其事業湮鬱既不足以表於當時文詞

平淡又不足以誇於後世獨其道學之妙有不可誣者而又非知德者莫能知之此其遺蹟所以不能無顯晦之殊亦其理勢然也蓋天聖中大中大夫程珦筮任爲黄陂尉秩滿不能去而家焉實以明道元年壬申生子曰顥字伯淳又明年癸酉生子曰頤字正叔其後十有餘年當慶歷丙戌丁亥之間攝貳南安乃得舂陵周公敦頤而與之遊於是二子因受學焉而慨然始有求道之志既乃得夫孔孟以來不傳之緒於遺經遂以其所

學為諸儒倡則今所謂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是也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為標指而達於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而自家而國以達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蓋以振百世之沉迷而納之聖賢之域其視一時之詞章事業議論氣節所係孰為重輕所失孰為長短當有能辨之者而世非徒不知好也甚者乃目以為道學之邪氣而必剪滅之於斯時也茍無遭其伐木削跡焉斯已幸矣尚何望

其餘哉今太守李侯乃能原念本始追頌遺烈立二夫子之祠於學宫以風勵而作興之非其自信之篤而不以世之趨舍動其心其孰能與於此李侯名銑字誠之其為此邦勤事愛民固多可紀特於此舉尤足以見其操行之不凡而非衆人之所能及是以因其請記而具論之以告來者使有考焉

應城謝上蔡祠記　　朱子

應城縣學上蔡謝公先生之祠今縣令建安劉公炳之

所為也先生名良佐字顯道學於河南程夫子兄弟之門初頗以該博自多講貫之間旁引傳記至或終篇成誦夫子笑曰可謂玩物喪志矣先生聞之爽然自失面熱汗下若無所容乃盡棄其所學而學焉然其為人英果明決强力不倦夫子蓋常許其有切問近思之功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論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如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則於夫子教人之

法又最為得其綱領建中靖國詔對不合得官書局後復轉徙州縣沉淪卑冗以沒其身而處之浩然未嘗少挫中間常宰是邑南陽胡文定公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紹介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皆亦稱其言論閎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然先生之沒游公定夫先生實識其墓而喪亂之餘兩家文字皆不可見應城寇盜尤劇莽為丘墟

其條教設施固無復有傳者劉君之來訪其遺址僅得題詠留刻數十字而已為之慨然永嘆以為遺烈不逮於此邦後之君子不得不任其責於是既新其學乃就講堂之東偏設位而祠焉千里致書求文以記熹自少時妄意為學即頼先生之言以發其疑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絶使人興起凜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乃劉君之請適有會於予心者於是不辭而記之

曲江樓記

朱子

廣漢張侯敬夫守荆州之明年歲豐人和幕府無事顧常病其學門之外即高墉無以宣暢欝湮導迎清曠乃直其南鑿門通道以臨白河而取旁道廢門舊額且為樓觀以表其上一日敬夫與客往而登焉則大江重湖縈紆渺瀰一目千里而西陵諸山空濛晻靄又皆隱現出没於雲空煙水之外敬夫於是顧而嘆曰此亦曲江公所謂江陵郡南樓者耶昔公去相而守於此其平居

暇日登臨賦詠蓋自脩然有出塵之想至於寤寐永嘆則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於朝廷也嗚戲悲夫敬夫間書其扁曰曲江之樓而書來屬余記之余方守南康疾病侵陵求去不獲讀敬夫之書而知玆樓之勝思得一與敬夫相從遊於其上瞻望江山覽觀勝槩按楚漢以來成敗興亡之故而考其所以然者然後舉酒相屬以詠張公之詩而想見其人於千載之上庶有以慰夙心者顧為千里相遠邈不可得又未嘗不矯首西悲而喟然

發嘆也抑嘗思之張公逺矣其一時之事漢唐之治亂所以分者亦何預後之人然讀其書者未嘗不掩卷太息也是則是非邪正之實乃天理之同然而人心之不可已者故其雖曠百世而相感使人憂悲愉快勃然於其中恍若親見其人而真聞其語者是豈有古今彼此之間而亦孰使然哉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登此樓者於此亦可以反求諸身而得之矣余於此樓即未得往寓目焉無以寫其山川風景朝

暮四時之變如范公之書岳陽也獨次第敬夫書語而附以余之所感者如此庶後之君子得以觀覽焉

邵州特祀濂溪先生記　　朱子

邵陽太守東陽潘侯以書來曰邵學故有濂溪先生周公之祀蓋治平四年先生以永州通守來攝邵事而遷其學且屬其友孔公延之記而刻焉其後遷易不常乾道八年乃遷故處始奉先生之祀於其間既又以知州張公九成之學爲出於先生也則亦祀以侑焉於今蓋

有年矣某之始至首稽祀典竊獨惟念先生之學實得孔孟不傳之緒以授河南二程先生而道以大明然自再傳之後則或僅得其彷彿或遂失其本真而不可以若是其班矣乃若闢堂東一室特祀先生以致區區尊嚴道統之意今歲仲春釋菜於先聖先師遂命分獻而祀以告焉以吾子之嘗講於其學也敢謁一詞以記之使來者有考而無疑也熹發函三復為之喟然而嘆曰甚矣道之難明而易晦也自堯舜以至於孔孟上下二

千餘年之間蓋亦屢明而屢晦自孟氏以至於周程則其晦者千五百年而其明者不能以百歳也程氏既没誦說遍天下而傳之不能無失其不流而為老子釋氏者幾希矣然世亦莫知悟也今潘侯如此乃獨深察而致謹焉道之明也尚庶幾乎雖然先生之精立圖以示先王之藴因圖以發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為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為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者哉近世讀者

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既以為先生病史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為太極則又無所依據而重以病夫先生故熹嘗欲援故相蘇公請刊國史草頭木脚之比以正其失恨其力有不逮也乃今於潘公之舉而重有感焉是以既敘其事而竝附此說以俟後之君子抑潘侯學識之長既足以及此矣則又安知其不遂有以成吾之志也耶

武陵縣儒學記　　陸九淵

彝倫在人維天所命良知之端形於愛敬擴而充之聖哲所以為聖哲也氣有所蒙物有所蔽於是為愚為不肖彝倫斁而天命悖此君師之所以作政事之所以立是故鄉舉里選大比以興賢能所以陶成俊髦將與共斯政事也學校庠序之間而其切磋講明者可以舍是而他求哉易之窮理窮此理也故能盡性至命孟子之盡心盡此心也故能知性知天學者誠知所先後則月異而歲不同詎得而禦之若迷其端緒雜施而不遜是

謂異端是謂邪說後世之士有志於古然而苦心勞身不為之日休而為之日拙者非學之罪也其所從事者非古人之學也武陵舊無學縣旁有勝地地有故基蓋昔有欲遷府學於是而不遂者今縣宰林君夢英出故基於蕪翳之中而創學焉凡學之首役無異民家之為既而規模宏麗遂成武陵壯觀則林君之政可知矣予於是乎記

楚望記

張栻

禮諸侯望祭其境内之山川必有壇壝以為歲時祈報之所今之為郡古諸侯也江陵舊楚一都會其山雖去郡為遠然迤邐聯絡以屬於當陽巫峽之間有自來矣而其浸則有如蜀江波濤吞吐瀰亘千里長吏所當率民敬事弗怠而望祭之地乃或有闕始度寸金堤之會平曠爽塏爰築二壇既高既堅繞以周墻扁曰楚望蓋取傳所謂江漢沮漳楚之望也於其成率僚屬以告惟神之靈佑此下土時其雨暘茂乃嘉禾使永無水旱厲

疫之憂惟吏與民各端乃心以承以引無替於厥初無使非鬼得以紊我常祀神人相保終古曷窮遂書以貽來者淳熙六年正月日

諸葛亮廟記　張栻

自五霸功利之說興謀國者不知先王仁義之為貴而競於末塗秦遂以勢力得天下然亦遂以亡漢高帝起布衣一時豪傑翕然從之而其所建立基本卒滅項氏者乃三老董公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之說也相傳四百

餘年而曹氏篡漢諸葛忠武侯當此時間關百為左右

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强弱利害二其

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

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

臣明所能逆睹誦其所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

業未竟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

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

三綱人類之所以别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奮於利害

之中而忘乎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日居此侯之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卧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綱陳紀而不為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為詭計凡其所為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顧皆非後世之所可及至讀其將發上表之詞則知天下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

士不可以不弘毅若侯者所謂弘且毅者與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者耶侯既没蜀人追思時節祭於道上後主用廷臣之議立廟沔陽使得申其敬去今千有餘歲蜀漢間往往有祠奉祀不替侯之澤在人者深矣衡州石鼓山舊亦有祠按蜀志昭烈牧荆州時侯以軍師中郎將駐兵臨烝以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賦以充軍實今衡陽是也蒸水出縣境經石鼓山之左會於

湘江則具廟食於此固宜考昌黎韓愈及刺史蔣防詩碑祠之立有自來矣乾道戊子之歲湖南路提舉常平萬君成象始以圖志搜訪舊跡得廢宇於蓁莽中乃率提刑獄鄭君思恭知衡州趙君徙於高明而一新之移書俾栻為記栻惟侯之名不待祠而顯而侯之心亦不待記而明然而仁賢昔時經履之地山川草木光彩猶存表而出之以詔來世使見聞者竦然知所敬仰思慕當道術衰微之際其為有益蓋非淺也惟栻不敏不足

以推本侯胸中所存萬一則愧且懼焉

嶽麓書院記　張栻

湘西故有藏室背陵而面壑木茂而泉潔為士子肄業之地始開寶中郡守朱洞首度基創置以待四方學者歷四十有一載居益加葺生益加多李允則來為州請於朝乞以書藏方是時山長周式以行義著祥符八年名見便殿拜國子學主簿使歸教授詔以嶽麓書院名增賜中秘書於是書院之稱始聞天下鼓笥登堂者相

繼不絶自紹興辛亥更兵革灰燼什一僅存間有留意則不過襲陋仍弊而又重以撤廢鞠為荒榛過者嘆息乾道改元建安劉侯下車既剔蠧釐姦民俗安靜則葺學校訪儒雅思有以振起湘人士合詞以書院請侯竦然曰是固章聖皇帝加惠一方求勸勵長養以風天下者而可廢乎乃命郡教授婺源郭頴董其事鳩廢材用餘力未卒歲而屋成為屋五十楹大抵悉還舊規肖闕里先聖像於殿中列繪七十子而加藏書閣於堂之北

既成栻從多士往觀焉為愛其山川之勝棟宇之安徘徊不忍去以為會友講習誠莫此地宜也已而與多士言曰侯之為是舉也豈特使子羣居佚談但為決科利禄計乎亦豈使子習為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道而濟斯民也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達故有賴聖賢者出三代導人敎學為本人倫明小民親而王道成夫子在當時雖不得施用而兼愛萬世實開無窮之傳果何與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立

命位天地而宰萬物者也今夫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以至於飲食起居言動之際謂道而有外夫是烏可乎雖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毫釐之差霄壤之謬此所以求仁之難必貴於學以明之與善乎孟氏之發仁深切也齊宣王見一牛之觳觫而不忍則教之曰是心足以王矣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為而已矣論堯舜之道本於孝弟則欲其體夫徐行疾行之間指乍見孺子匍匐將入井之時則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於

此焉求之則不差矣嘗試察吾事親從兄應物處事是端也其或發見亦知其所以然乎茍能默識而存之擴充而達之生生之妙油然於中則仁之大體豈不可得乎及其至也與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無疆變化莫測而其初則不逺也是乃聖賢所傳之要從事於茲終身而後已可也雖然閒居屛處庸何損於我得時行道事業滿天下而亦何加於我侯屬栻為記遂書斯言以勵同志俾毋忘侯之德抑又以自勵云爾

雙鳳亭記

張栻

栻來零陵之三年廬陵彭侯奉命守是州其明年政治休洽民安樂之始議新學宮首命治其前地翦乂榛茅羣石獻狀於壤間其上隱然成文滌視之若羽而翩飛者蓋鳳云彭侯以其為祥也作亭以臨之使來者得觀覽焉而屬栻記之噫是可以為之祥與夫物之在天下其變怪恍惚出没千態萬狀至於不可勝窮其天機之動忽然而成有非人力所能及者是可以謂之祥哉然

而處荒榛叢林之間不知其幾年矣日之所炙風雨霜雪之剝蝕又不知其幾年矣而其形獨全使其生於深山窮林狐貍之所嘷鹿豕之所遊則樵夫野人安得而知之而吾曹亦安得而祥之哉而獨出城郭之間又適學宮之前其決不偶然也嚮也湮沒而無聞焉始為彭侯出是祥也無疑矣永於湖湘為名士而彭侯又適新是學而玆祥出焉鳳文物也則永之士其將以文鳴與雖然古之所謂文者非特語言之工誦讀之傳而已也

蓋將以治其身使動率於禮在內者粹然而在外者彬彬焉故其本不過於治身而已而其極可施於天下此之謂至聖使永之士益知斯之為文而進焉則將燦然如鄒魯之士而無媿於古斯其為祥也大矣獨非彭侯之賜歟漢潁川守治有能名而鳳凰實為之來亦安知其不為彭侯之祥也上以至德治天下仁心昭格其可以致鳳矣噫嘻是將為吾君之祥歟

邵州復舊學記　　張栻

慶歷中天子詔天下郡邑皆得立學郃州去王畿數千里於是時亦得為學以應詔旨而學在牙城之中左獄右庾卑陋弗稱治平四年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周侯惇頤來攝郡事始至伏謁先聖祠下起而悚然乃度高明之地遷於城之東南及其成帥士子行釋菜禮以落之今祠刻俱存惟侯倡明絶學於千載之下學者宗之所謂濂溪先生者在當時之所建立後之人所宜謹守以時修治而貽之於無窮可也顧今僅百有餘年而其

間興廢之不常甚至於狗苟常利便之說從就他所甚失推崇先生長者流風遺澤之本意而於學校之教其所害亦已大矣乾道元年知州事胡侯華公嘆息其故與州學教授陳伯震議所以復之者轉運判官提舉事黄公沃聞之頗捐緡錢以相其事於是即治平故基而加闢焉祠祭有廟講肄有堂棲息有齋樓閣翬飛相望下至庫庾庖湢無不備具而民不知其費不與其勞遣使來請記栻以為春秋之義善復古者是誠可書也然

嘗考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為士者講仁義禮智之彞以明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為之則有其序效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為弟為子之職而躬乎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於絃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焉至於物格知至而

仁義禮智之彝得於其性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跂及者也後世之學校朝夕所講不過綴緝文辭以為規取利禄之計亦與古之道大戾矣上之人所以教養成就者夫豈端為是哉今郡幸蒙詔旨立學宫而周先生實經理其始又幸而得復其舊於已廢之後士子遊於其間盍試思夫當時先生所以望於後人者其亦如後之學校

之所為乎抑將以古之道而望之也往取其遺書而讀之則亦可以見矣於是而相與講明而析夫義利之分循古人小學之序如所云云者勉之而弗失則庶幾為不負先生經始期望之意而有以仰稱上之人教養成就之澤而胡侯今日之復是學始不為虛設矣學故有二記其一治平五年湖北轉運司孔侯延之之文蓋為周先生作也其一紹興二十三年武夷胡子宏之文雖不詳學之興廢而開示學者為仁之方則甚明皆足以

傳後栻雖不敏今幸以淺陋之辭列於二記之次實榮且媿云淳熙元年三月癸巳記

遊東山記　　張栻

歳戊寅夏四月己亥弋陽方疇廣漢張栻酌餞東平劉芮於永之東山久雨新霽天朗氣清步上絶頂山色如洗相與置酒於僧寺之西軒俯仰庭戶喟然而歎曰噫嘻此前相范公忠宣之故居也坐客皆聳然起而問之零陵張公節曰公居此時某始年十三四某之先人辱

為公客故某亦得侍公公時已苦目疾手執寸許玉用
以摩按某未識也則亟視之旁有小兒誑曰此石也公
愕然曰非也此之謂玉嗚呼公存誠至於不欺孺子則
公之氣象可想見矣坐客皆咨嗟公節又曰公居此西
偏為屋僅三十楹蓋與寺僧鄰也諸孫皆尚幼它日與
寺僧戲僧愚無知至相詬駡直行過公前語微及公公
漠然若不聞見者明日僧大悔慚跼蹐詣求謝亦卒無
一言待之如初永之士間有得進見公循循親加訓誘

一日坐定有率爾而問曰范某於相公為何親蓋斥文正公之名時二子正平正思侍旁悚汗恐懼公蹙頞久而曰先公也言者大恐已而復以温詞慰其心後亦與相見不絶公之度量雖曰天與其亦學以成之歟及一日坐問客曰郡士之登科者皆歸矣而某人獨未歸耶或曰試學官也公愀然曰吏事近民精心於此學之要也始登科顧求從便安耶凡公言簡而深足以埀世立教率類此自奉極儉約士從諸子遊者時命之飯不過

三品𨵿裁不掩後有客至即以分餉不復更益某年幼所記公如此不能細也於是坐客相與言曰江山如昔公不可得而復見矣而有如公飾者尚及見公所記之詳如此豈易得哉而斯亭也經兵火煨燼之餘屹然獨存吾曹晚生亦與聞公之言行又豈偶然哉中庸曰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孟子曰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寛薄夫敦於公其信之矣抑嘗記其庚午歳來永時寺僧有法賢者年八十

餘矣爲某言范丞相居此某時爲沙彌每見公遇朔望必陳所賜書及賜物列於堂上率家人子弟再拜伏閱嗚呼公之不忘君父至此所謂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文正公之心公得之矣請併附於記之末可乎皆曰諾時某弟效權兼偕遊後一日庚子記

松滋儒學記　　胡瑗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材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職教化

者在師儒弘敎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而敎化之所本者在學校學校之興莫過於三代而三代之興莫過於周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敎萬民而賓興之糾其有言異者誅行異者禁其所言者皆法言所行者皆德行四海之遠萬民之衆若符節之合影響之隨敎化明於上而風俗成於下也故其材之成也大則可以論道經邦小可以作而行事其出也可以長其入也可以弟無他蓋本於學校之敎而已矣三代而下言治者稱

漢唐然未知先王教化之意而人自為學漢之士則黨同門妒道真唐之文則天寳之風尚黨大歷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怪則於教化固可知矣國初承五代之亂祖宗留意庠序之事而士猶獘於俗學神考聰明睿智慨然思革其獘於是新太學立三舍訂經義立師儒而天下學者知所從哲宗因之外至郡邑率令立學選貢士諸路使者提其事而督察之由是淫辭息詖行消上下相勉興起於善而大道之文炳然與

三代同風矣松滋之為邑在江陵之西其民淳而易化舊有學舍湫隘尤甚邑大尹臨川鄒君明敏好學有樂英才教育之意詔下興學竭力營之殿宇弘壯為二堂曰篤講曰議道堂分四齋為屋三十餘楹而又面學鑿池搆亭其中前為廳以講射名其亭曰觀德凡俎豆之事在古制之所有者無一不具衣冠之盛絃誦之聲諸生樂然從之愚將見人材之成以副國家之用者繼踵而出矣諸生求記遂為之書

襄陽遷學記

鄒浩

學舊在城外慶歷四年詔天下皆立學明年春遂移建於城中至是葢五十年矣襄陽自古為鎮重山擁其西南長江繚其東北物象蕭爽冠絶荆楚鍾其氣以生者世有特立不羣之士後生取法如仰星斗宜其教化之宫有以對仁聖長育之意而乃狹隘卑溼不與州稱因循不問識者嘆焉今直秘閣知荆州府吕公嘉問守襄之明年紹聖元年也思所以改作者會提刑遷治於鄧

委舊宇久弗居議請以為學時左朝奉大夫胡公宗炎方提點刑獄事欣然曰此吾衷也遂相繼以聞詔從之於是委兵馬監押東頭供奉官徐平董其役又委襄陽縣右通直郎田衍總其事因以基址革以制度自四月之乙丑至七月之乙未一百十有四日而百九十有八楹煥然一新矣由重門而入殿據其前講堂次其後議道堂又次其後直堂為閣以藏書籍分廡為齋以舍多士祭罷錢穀悉皆有庫庖廚浴室莫不得宜又即其西

所謂鳳山堂者廣之以為教官之居即其東所謂射圃者規之以為燕息之地其恢宏偉麗雖東南之學最盛者不能過也竊惟國家稽古右文累聖相授至神宗皇帝時備矣故施於學本以經術輔以三舍率用黨庠遂序書故賢能之制令天子灼見本源遹追前烈洋洋乎道德之澤與乾坤竝流未艾也二公早被識擢久踐臺省深知上心之所存故能相與奉承曾不勞費而學已成矣昔文翁以郡守變全蜀之風常袞以部使者成閩

之俗凜然功名皆自學始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乎士之自處不以陋巷改其樂當如顏淵不以環堵謂之病當如原憲然公不以其自處者處焉能使安其居如此則士烏乎待哉自其不可得而貴賤者以持養之以進夫修身之道以達乎閭門鄉黨之間由此輔世必有如隆中之勲業者出焉由此就閒必有如鹿門之節義者出焉蓋可以指日俟也然則士之所以報公與公之所以報國於是乎無媿

漢壽亭侯印記　　司馬知白

關公忠勇殉身國事莫濟廟食當陽之玉泉迄今千載之下凛凛若生四方依嚮奠祀不絶曰雨曰暘其應如響人咸敬而畏之紹興中洞庭漁者獲公漢壽亭侯印競以為金報於官納長沙庫中時有光焰吏不敢安之移文荆門送還公廟印徑二寸其制甚古印鈕有連環四面相貫上有一大環總之所以佩也淳熙四年冬元菴摹畫印狀其本末將獻於東宮是夕印畱方丈光發

於函輝燭楹廡亦巽矣哉噫公之歿世寖遠城郭丘隴日就荒蕪而佩章獨存略無刓缺自非神物護持安得如此其久且全耶寺有仁宗皇帝所錫龍角二物亦與此印同藏名山永為鎮寶焉余與元菴為方外遊悉所經見故得而詳之如公生平功烈具載蜀志歿靈顯烈則見於前人碑碣兹弗及也時大宋淳熙五年三月

鶴山書院記　　魏了翁

了翁嘉禧間嘗仕王朝會國有大事議不合補郡去築

室於先廬之北曰鶴山書院聚書求友朝益暮習將以質其所未信聘命三至辭不敢進其後剌郡守藩粗更民事先帝察其可用馳驛而名之居數年又以罪戾徙湖南之靖州山深地僻遠於兹土益得以靜慮凝神循念曩徙寓館之東曰純福坡五老在其左飛山屬其右而侍郎山嶷立其前岡巒錯峙風氣融結乃屏剔菑翳為室而居之安土樂天忘其已之遷也遂即故鄉之名榜以鶴山書院背夏涉秋水木芙蓉更隱迭見蒼松古

栢灌木叢篠又將尋歲寒之盟游息其間往輒移晷而樂極生感詠餘興嘆或慰之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吾為子嘉而子戚諸曰不然君譬則天也疾風迅雷甚雨必變天之怒而逸焉是不敬也君譬則親也撻之流血起敬起孝親之過而忍焉則愈踈也或曰有一不忍則俛焉若無所容而亦庶幾有以自靖自獻矣曰惡是何言也陰陽五行播生萬物山川之産天地之産也身體髮膚一氣而分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也是故窮天下之

物無以稱天德終孝子之心未足以報親恩而余也猥由寡遠被遇兩朝幸位從臣之末夫使諫行而澤下民稱而意隱斯亦報國之常分耳無能絲髮之益自貽過涉之咎祗以病朝廷羞當世之士而尚以自靖自獻為足乎昔之人量而後入信而後諫原筮而後比也衆允而後進也夫然故上忘怨而下遠罪也而余也亦嘗審於所發乎過位必色過闕必下路馬必式凛乎十目所視所以廣敬也齋戒沐浴書思對命習容觀玉綷乎上

帝之所臨所以立誠也自明善誠身順親信友無幾微之可作謹獲上之道也自本諸身徵諸民以及三王百世天地鬼神無一毫之不合重發言之幾也夫然故顯諫而君不疑盡言而君不忌而余也有一於是乎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娕汲汲以求深也訏謨定命遠猷辰告愳數數以求疏也衣錦褧衣裳錦褧裳慮皓皓以取汚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忌悻悻以忘君也而余也亦未能自信於斯也嗚呼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取之自彼天

何心焉賢者親之否則逺之放之自已親何心焉故古今無未定之天而亦無難事之親一或反是則孔孟之罪人耳於是載其語於室以自儆

荆南承天禪院叢蘭精舍記　　魏了翁

臨川羅季能以荆湖制司幕府寓治江陵即承天院故基為叢蘭精舍而移書渠陽曰子為我書之且承天院以黄太史重固也而叢蘭之名何居乃復以請季能曰是院也世傳為晉侍中羅君章之故居也君章致仕還

荆而蘭叢生於階庭人謂德行之感子為我竝識所以予觀世之論君章者不過謂其感異鳥之夢藻思日新其譽魯直亦曰詞人之巨擘耳噫張華蕭繹常博物矣朱异江總常屬文矣近世如丁夏呂玉亦能操觚弄翰矣而他無足云祇足為國家妖孽則君子奚貴焉君章之事於史罕見其僅見者湘中之寶荆楚之林江左之秀耳然觀其從庾元規友謝仁祖則猶未免為曠逸之士惟是桓溫氣焰翕赫公卿大臣皆卑躬屈膝惟恐後

雖謝安石之賢也而不能免君章獨以居近嚣塵結茅於城西之小洲布衣蔬食居之晏如也他日温大會寮吏君章雍容末坐若有氣吞姦豪之勇以其世論之不謂賢乎黄魯直所遭則又有人所甚難者章惇為政蔡卞諸人首治吏事魯直坐謫黔戌凡八年僅以徽宗初政起之謫籍道出江陵為承天院作浮圖記而轉運判官陳舉承望趙挺之風指又摘其蝗旱疾疫等語以為幸災謗國坐徙宜陽嗚呼彼所謂卑躬屈膝所謂望承

風指洋洋然自謂得矣朝榮暮槁糞壤同腐而矯矯獨
立者垂芳簡策其為蘭鞠不已多乎況君章耒陽人也
江陵特仕國耳且渚宫故事謂其厭喧嗜寂徙居城西
三里而盛洪之荆州記乃謂距城西者百餘里瞰州為
樓因名羅公洲按此二說則前後凡三遷今承天院故
址或始居或改卜亦未可知也而劉明之假其宅若見
其像貌杜子美貽詩厥弟亦卷卷於短墻喬木之間以
是知賢者所居雖名存實廢而隱乎斯人之心者常與

所寓俱存此天理之良感閲千載如一日也承天塔記

豫章集以其因是被禍不忍録而七十三年後勒石於

故處又以知士大夫正心修身當以千載自期苟有所

好樂恐懼而不得其正祇以自遏其躬耳矣季能名愚

文恭公之子也家有蘭鞠而紉芳擷華於簡策尚友古

人此其好學之誠未有窮也余故謂二賢不專以文藝

稱亦冀季能光而大之必至於師友古之聖賢明善誠

身而後為學焉

入蜀記　　陸游

八日五鼓盡觧船過下牢關夾江千峰高障有競起者有獨拔者有崩欲壓者有危欲墜者有横裂者有直坼者有凸者有窪者有罅者奇怪不可盡狀初冬草木皆青蒼不凋西望重山如闕江出其間則所謂下牢溪也歐陽文忠公有下牢津詩云入峽水漸曲轉灘山更多即此地繫船與諸子及證師登三遊洞躡石磴二里其險處不可着脚洞大如三間屋有一穴通人過然隂黑

險峻尤可畏繚山腹傴僂自巖下至洞前差可行然下臨溪潭石壁十餘丈水聲恐人又一穴後有壁可居鐘乳歲久垂地石柱正當穴門上有刻云黄大臨弟庭堅同辛紘子大方紹聖三年一月辛亥來遊旁石壁上刻云景佑四年七月十日夷陵歐永叔下缺一字繼又云判官丁下又數字丁者實臣也字元珍今丁字下二字亦髣髴可見殊不類元珍字又永叔但曰夷陵不稱令洞外溪上又有一崩石偃仆刻云黄庭堅弟叔向子相

姪嶶同邑人唐履來遊觀辛亥舊題如夢中事也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庚寅按魯直初謫黔南以紹聖三年過此歲在乙亥今云辛亥者誤也泊石笧峽石穴中有石如老翁持魚竿狀畧無少異

郢州土風考古記　石才孺

謹按班固漢書地理志秦置南郡縣十有八曰江陵宜城曰若曰郢此其尤者也釋之者曰江陵故楚都宜城故鄢若作鄀楚別邑故郢又按司馬遷史記楚世家芊

氏居丹陽在南郡枝江縣文王始都郢平王城郢昭王徙都襄王徙陳烈王徙壽春曰郢由是言之楚之郡邑可想見也後世不博攷熟究異口同辭以今郢州為郢都流俗信之嘗觀楚成王使鬬宜申為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夫沿漢而下泝江而上則郢在江上而不在漢上沈括存中葢嘗論之矣今江陵實有渚宮而縣之北有紀南城楚武王伐隨卒於樠木之下今郢州東門外山舊名樠木山上有楚武王廟則武

王自丹陽出師至此而卒豈後世見武王卒於此因以為郢都邪此又不然矣雖然釋漢史者曰故郢而郢為州為富水郡或廢或置見唐書地里志謂之郢不無說焉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莫敖患之鬬廉曰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鋭師宵加於鄖若敗鄖師四邑必離已而敗鄖於蒲騷夫郊郢者詎非郢州乎昔蒲騷今應城也距郢州甚邇楚師之出鬬廉之敗莫敖之次郊郢以師行道里推之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

為次則知正在郢州也謂之郢實郊郢焉謂之石城因岡阜峭壁而為子城屬縣二曰長壽治慕化安定二鄉曰京山治太平長安移風三鄉其民樸其俗儉其土饒粟麥其產多麋鹿有西北之風焉郡境東抵安陸西抵荆門南抵天門北抵襄陽界通荆湘川陝陳蔡汝潁之郊舟車往來水陸之衝也若夫宋玉之宅兩石競秀梅福之廬煉丹有井跑鶴有池蘭臺避暑之宮雄風自若陽春白雪之歌餘韻莫傳子陵與劉文叔遊而山有子

陵之洞莫愁家住西渡頭而水有莫愁之溪聊屈之山鹿池之靈雨澤應馬高僧之塔白乳之異兇渠懼馬以至新郢肇郢亭之名王維畫孟亭之像李昉創五客之堂崔朕建天王之祠皆昔人勝槩遺蹟也夫山川區域之顯晦人物風俗之差殊名存而實亡昔是而今非傳聞之與親見固已負不相侔況出於千百歲之後頹壞燬灼之餘州圖方志之鮮備遺民故老之罕言欲以參稽訂正祛世俗之惑而信陵谷之傳顧豈淺見謏聞所

能要當質諸閎覽博物君子

竹林棐公祠堂記

劉坦

忠愍棐國寇公障蔽於讒謫死瘴鄉喪歸次於公安野祭挿竹既乃芽茁竟成修林後人即其所祠之今餘三百年西洛薛君友諒來令兹邑伏謁祠下顧瞻遺像與家藏本不相似命工改作竝神宇更新焉延成而代至乃屬邑士徐森成之既成將伐石為記俾圖授簡則相與言曰竹植物也於人為君子當其雪霜寒摰萬物盡

凋獨挺然不改其操春雷發榮迸地而出蟄焉故也今是竹出於芟夷之餘非有宿植而生意勃不可遏謂造物者表公之節非耶公出在朝無所阿附小人噂嗒必欲置之死地不知公之處死也素矣百世之下聞風起興凜凜猶有生氣彼丁謂王欽若輩雖衣冠廣庭視之如泉下人終與草木俱腐而已辟君景行先哲朅虔而委靈恐其貌弗克肖其德必有與之肖者矣夫貌表於外者也德緼於内者也臨大節而奪遇外患而怵朝夕

身親炙之如隔宇宙尸而祝焉其顧顧不有泚哉祠成之後甲午四月竹生於楹一本兩岐瑞應圖牒夫竹也植萌於肇祀之元駢産於新廟之變謂以是表公之節于萬世不易吾言矣其在後之人善封植之庶無媿於公亦無負於人之望云

潭州大成殿記　　眞德秀

資政殿學士清源曾公以廟廊之舊作牧於星沙厚重鎮俗如嶽之弗揺清明鑒物如湘之不波歲及期而百

度修衆志服璆九郡五十城帖然無事思所以驅其人於禮義之域顧瞻黌舍先師之位在焉撤其蔀廈敞為新宫凡二十有六楹昔之闇鬱倏焉亢爽列戟之門學匾揭焉祗禮弗恊别為大門匾其上於是宫墻外内巍然煥然應圖合法既又斥其羸財覽舊路復射圃起實慶三年冬明年夏月告成州學正廸功郎鍾景仁等來諗曰自侯之涖吾土也嘗一新其學矣而斯獨未知其意者其有待乎願有以識之德秀於是竊有感焉而又

以自媿也故不復辭而書其事斯舉也徒以儒者之官而雜浮屠之制猶思所以正之況今之世儒名而墨習者滔滔皆是其可熟視而莫之救乎推公之意使一日盡行其學於天下必將息邪距詖而楊墨賊仁義無君父之教不得騁也將必尊王黜霸而管商申韓私權智騖功利之説不得施也儒者之功必致於是而後有以為天常人紀之重非公其孰任之若夫學於斯學者亦曰審其所趨之塗謹其所擇之術使粹然一出於正而

已於戲屏翳撤而虛明出豈徒斯學為然哉人之一心廣大如天地清明如日月者其本體也而或弗然者物有以障之也去其障則本者復矣夫閩鑄金得鑄人揚雄氏所善啓發也因善修之事而告之以修身之法非余所望於學者乎內外一源也精粗一致也善學者虛其心以體天下之物何往非吾進德之地又豈獨是乎哉諸君幸以為然則願告於公而刻之公以慶元掄魁嘗倅輔先帝大政令名淑德薦紳宗之其治潭之政多

可書令皆不書獨書所以幸乎潭之士者

武岡軍學奎文閣記　　文天祥

臣恭惟國家自龍圖天章而下十有一閣是為西清邃密之宇祖宗焕乎文章經緯天地聖子神孫受書藏之罔敢失墜以作鎮於上都自州縣及士大夫家有御書得建其所以嚴人心而尊君親所係大矣都梁書閣舊在軍學明倫堂後景定甲子大府寺丞臣楊巽來牧兹土相夫子廟門狹隘弗稱視其閣地方丈不足改為乃

議撤門為閣五間嚴大其事廣用積餘學職臣唐曰宣綱紀鳩工斬木陶埴不二市價經始於明年仲春五閲月而成民不知役湖南提刑臣王亞夫書奎文閣三字表其額金碧丹雘儼然宸章七十二峯煙雲變化與輪奐相直而都梁稱偉觀矣自仁宗皇帝制書州縣立學而泮宮遍天下時都梁猶隸邵陽崇寧建為軍昉有學高宗皇帝宣昭文化常親御翰墨布之方國黔山巫水衣被潤色而閣附焉顧百年間因陋就簡迄今始克大

彰規模焜燿耳目傳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有所待也耶始臣巽陛辭再疏言郡風土雖民猺雜處而好禮尚義尊朝廷則一先皇亹亹開布玉音卿為朕布寬大之德臣巽頓首奉命自涖事彰善癉惡植之風聲中以孝弟式和民則然後勸學興禮革正道本對揚王休庶荅軒墀丁寧之意若所以鋪張聖藻使人觀感動悟敬君尊上油然天性固孝忠之道而奉若臨遣之一事也都梁在禹貢為荒服外至唐中世猶煩天子下銅獸符誕

告威命惟我有國滲漉天澤踰三百年今則習氣質厚
文物興起投牒赴歲貢寖增廣雖洞窟林麓人去其陋
遣子就學咸知趨嚮彬彬儒風進侔中州然後知聖宋
以仁化成天下大哉洋洋盡掩古昔方今主上大興堯
舜孔子之道奠麗陳教風勵四方詩云倬彼雲漢為章
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今生為宋民車同軌書同文
天飛淵躍無間遠邇都梁之士必有感道懷和自奮拔
於方明之世者矣臣巽以郡博士臣饒庚能等狀來願

紀厥成臣嘗隷尚書箋奏使臣執筆揚勵天朝風化之懿其奚宜辭矧是閤巍然炳然與宋無極臣附名其間萬有斯年俾勿壞臣之榮也

遺愛亭記　巢穀

何武所至無赫赫名去而人思之此之謂遺愛夫君子循理而動理窮而止應物而作物去而復夫何赫赫名之有哉東海徐君猷以朝散郎為黄州未嘗怒也而民不犯未嘗察也而吏不欺終日無事嘯咏而已每歲之

春與𦲷陽子瞻遊於安國寺飲酒於竹間亭擷亭下之茶烹而食之公既去郡寺僧紀連請名子瞻名之曰遺愛時轂自蜀來客於子瞻因子瞻以見公公命轂記之轂愚樸羇旅人也何足以知公採道路之言質之於子瞻以為之記

湖廣通志卷一百六

欽定四庫全書

湖廣通志卷一百七

藝文志

記

元

監利縣學重建大成殿記　　孔思明

夫道之大源本乎天道統之傳本乎聖人聖人設教本乎學學也者有國之大典也明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治

隆平皆道也由學以行之洪惟皇元混一海宇爰自國都迨夫郡邑靡不建學以行其道是道不可須臾離學不可一日而廢也中興屬邑曰監利者古漢南華容地也舊有學與邑俱毁於宋端平之丙申復興於聖朝至元之丙子然而殿宇卑隘不足以揭虔妥靈泰定丙寅曹南進士巴延特穆爾來監是邑見而嘆之遂革故以新闢隘以廣禮殿翬飛堂廡翼如邦人敬服厥後物换星移雨凌風震棖頹角朽岌哉殆哉元統丙戌制岑文

應祥職教是庠始至謁廟顧瞻惕然以為已任咨諸監
利曰政有似緩而實急者學校是也今若此將何安監
利曰舉百廢非一日可成非一人之力可就也乃毅然
捐已俸以倡之邑之義士裒金以助之於是鳩工掄材
扶顛持危監利乃朝夕躬親督視斧斤方殷令尹李侯
適至下車之始協力賛成經之營之不踰月間殿宇鼎
新黝堊丹漆狀觀殊勝邦人以為盛事噫天生聖人所
以行道也建學立師所以闡其教也教隆道亨洋溢四

海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豈非格致誠正以至於修齊治平也哉然學不可廢功不可忘勒諸貞石以勸將來罔俾僖公專美於魯遊是門者可不勉諸監縣名阿嚕達斡氏文學政事二美兼故能成其事權典史楊桂與有勞焉

漢陽府文廟大成樂記　　余闕

禮樂出於天而備於人卑高以陳者禮也絪緼而化者樂也故禮者天地之大節樂者天地之大和其體極乎

天蟠乎地其用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夫人者天地陰陽鬼神之會而禮樂者覲會通以得其道者也其君臣上下賓主之有其方升降揖讓綴兆清濁之有其度禮以著節樂以為和節以别同和以合異是皆天之所畀而非人之所為也然道心天命也欲心人生也欲熾而無以治之則心牿亡矣禮樂者先王用之以迪民心而定天命者也是故朝覲會同禮樂以節郊廟享祀禮樂以成軍旅賓客禮樂以治用之於天而天神格用之於

人而人鬼享用之於民而民事治故習俗美而侵侮蕩淫之心無自而生天下之大政豈有出於此者哉洪荒之道邈矣堯舜以還歷夏商周禮樂之用始備而天下稱為極治成康之後寖以就地至春秋而壊亂極矣漢之時禮雖略其於經而散亡者亦已甚樂之道蕩然雅頌所存具文而已矣是故其禮大者其俗汙其樂濫者其教衰天下之治所以不及三代者禮樂不足之故也皇元之興諸事未遑即定著孔子廟祀之禮既又合天

下廟祀用大成樂令雖著而吏亦鮮能應詔制春秋奠薦以鼓吹行事夫禮樂者先王以之習民使飽聞而飫見之然後入人深而成功大孔子廟者鄉大夫屬民敎敎之地而民幸有禮可以略見先王之道而樂又不備由吏之為政不知本末先後也漢陽府孔子廟舊亦循用俗樂河東譚君知府事乃率其同官相與出俸金作雅樂罷敎授余時獻以其事來請宰臣是之為遣一封傳作之平江數月而樂至琴瑟笛塤篪各二特鍾特磬

柷敔鞉鼓各一簫八編鐘磬一十六擇諸生肄習之八月丁丑有事於學宫人聲在上樂奏於下翕如純如疾徐以度禮儀既舉觀者咸作而嘆曰禮樂之用大哉若夫子監於四代樂取韶舞其治所先在放鄭聲欽若常教以迪民性夫禮樂之存有如餼羊薦於明靈永永是享是州之士相與樂譚君之政而喜民復見先王之樂也咸願刻石祠之廟廷余為之書而使歸刻焉

恩波橋記　　余闕

湘水出零陵北至湘陰入洞庭而湘陰合山谷之水則會於城南為湖以入湘方春夏時水潦降而洞庭漲則湘水不能入湖因以汗漫為大浸州為湖南北孔道凡行者之陸出與夫鄉民之有事於州者每涉湖則有風濤之虞否則又為舟人要阻之患宋之時州有鄧氏嫗率其田人作大堤絕湖以屬之州為二木橋以跨湖水行者德之謂之鄧婆橋當德祐末橋毀官復之迨元初旋敝州人黃仲規乃以私財命其子惟敬率衆為石橋

南北建石為崖中壘石為高柱布木面石其上為屋九楹覆之以與民為壓易其名曰鎮湘橋歷四十餘年至元間覆木又敝屋且壊惟敬之弟惟賢惟德發其幣得錢萬貫以告州人將卒其先之功州人樂為相之又得二萬五千貫乃撤覆木施石梁更作大屋中為道左右為市肆橋廣若於袤若於尺上可以任大車下可以通萬斛舟飾以綵繪遠而望之烱若長虹之飲湖中行者之往來與舟人之市於此者若縣康莊而覆堂奥不知

有湖之阻焉夫水天下至險聖人為之舟楫以濟民而
舟楫須人之力人力有限而涉者之無窮也不須人而
能濟有無窮之利者惟橋為然夫橋之利大故其費亦
大非若一舟楫之可易具非有司與大家之力不能為
黄氏非有大作業大廪藏而為有司大家之事力有不
足至父子相承乃克成此夫亦難能也惟德之子天僖
有才藻通經術屢領鄉薦子較藝部省時得其文以置
前列其擢第也抑易爾黄氏有子如此多益於人如是

橋類也故為記之

大禹廟記　　林元

大德八年冬十有一月中書省奏湖廣行省言昔禹治水有功立廟於大江濱久廢重建乞賜廟碑以崇明祀制曰可命翰林述其事欽惟聖朝混一海宇天下名山大川古先帝王有功德於民者莫不秩祀稽諸祭法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書載禹能修鯀之功其治洪水非捍禦菑患也歟故舜稱之曰地平天成六

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則廟祀之宜也荆州之域江漢為重漢鄂之山大别為表禹乘四載隨山刋木導水至於大别西則岷蜀襄沔之衆流聚焉南則衡山洞庭之巨浸滙焉疎鑿排決亦曰勞矣至今江滸兩磯對峙順流東注朝貢舟航浮入於淮逾於河達於帝都此其故也曩歲世祖皇帝六龍南廵渡江次鄂駐蹕於黄鵠山時大别形勝正當睿覽常問諸父老曰山頭石磯何名吕公對曰聞唐時有道人吕姓吹笛其上故名

又問曰唐以前何名皆不能對再三問之有一對者開
諸古語云是禹功磯後人因訛傳大稱聖意嘉獎久之
蓋以拯溺平水之功默契拯民水火之心也今上皇帝
嗣承丕緒孝思祖武以鵲山乃黃屋臨御之地大别夾
江屏蔽為鄂漢脣齒重勢皆世親見而留念者漢陽常
撥屬江北奏請仍隸湖廣就大别廟舊基經營締構以
寄禹貢之思今告落成非常祀所可同語欽想先帝神
遊風馬雲車之所至一統阜康百神受職足以慰在天

之靈也然則公朝許樹豐碑者豈徒侈金石之觀而已哉思昔先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逺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盍亦逺續禹功而大庇禹乎今之江漢猶河洛也岳牧可無纘緒之思乎禹亦有言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榖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勸之勿壞意謂水土既平之後天下國家之治常修和而勿至於壞俾政得其敘德可以

歌而人知所勸則善也盡力千載之上垂念萬世之下其用心果何如哉是心也即世祖燕翼貽謀之心也與是作迎神頌功降福之章使典禮者歲時歌而祀之以揚聖天子之嘉命

石首重開古穴記　林元

皇帝即位之初元詔開江陵路三縣古六穴口從本路請府邑官吏即日奉行之其應役者不集而至扶老攜幼遠近聚觀歡呼舞忭祝讚皇元萬年無疆之休猗歟

盛哉江陵荆一大郡西巫峽東洞庭北漢沔南鼎澧由江陵而下皆水鄉按郡國古有九穴十三口沿江之南北以導荆水之流夏秋泛溢分殺水怒民賴以安宋以江南之力抗中原之師荆湖之費日廣兵食常苦不足於是有興事功者出而畫荆南留屯之策保民田而入官築江隄以防水塞南北諸古穴陰寓固圉之術射小利害大謀急近功遺遠患策何善邪畚鍤既興工以萬計屯田之夫不足供中役則取之民二邑之民不足則

取之他邑甚而他郡皆徵馬集夫之名歲以冬十月迄春三月築隄以夏五月迄秋八月防水終歲勤動良農廢業歸附以來其取幾何縱令捍禦有備無虞官入之數償民出之什一堂堂大朝梯航雲集豈與此水爭夫咫尺之利哉今之故址或摧而江或決而淵或瀦而湖七十年間土木之工皆生民之膏血始作俑者其白毋之徒與薩題勒默色以忠翊授石首縣大德七年五月視事六月陡決縣東之陳瓮港本官急築內之開口再築

黄金白楊之兩隄隣境岌岌又增築內院之新興隄方完公安竹林港大潰新興無恙保全數村自是本官究心於隄必欲脫斯民於魚鱉之區未幾委運準餉不果明年上司合數郡大興工役不一再歲陳瓮再決被及數邑民墮流亡官費賑給皆隄禍之九年八月本官偕尹王承事集邑耆儒鄉老里長經事之人於庭詢其利病皆曰開穴為便塞穴為不便遂定不築陳瓮港之請以驗其說是歲夏潦不減於常年獨陳瓮導下流之浸

注之洞庭而無常歲衝潰之患農畝稍収乃大合士民講究之訓力陳古穴必合疏導之利以告於府時通議大夫趙公記符江陵嚴明正大見義勇為下車問疾苦甚悉遂以牘上於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行荆湘湖北道宣慰使司托巴拜山南山北道肅政廉訪副使多爾濟與二公之意尤合壁立行決私意不得投於其間是以請愈堅講究愈熟其利害愈白受水之患地隸兩省河南省則委江陵路治中嘉山哈雅參政湖廣省則委澧

州路治中李公奉政皆詳明廉幹通達今昔故其申述窮極源委議論畢合請於省臺聞於朝廷遂下令開六穴之令鄰穴則江陵赤剝則監利石首則楊林宋穴調絃小嶽與禹元年秋大熟網罟之地轉而犁鋤菰蒲之鄉化為禾黍雖竭江漢之湯浮不足以形容惠民之聖政真太平盛觀也蓋嘗論水之利莫詳漢志治水之迹莫神禹功隄防壅塞失利致害非古意也遷史溝洫之筆有取賈誼興利除害之說以詔來世今夫諸穴通則

為利塞則為害較然明甚曩問塞穴之初未嘗無陳其不利者前乎此時非陳公言之時人無主公言之人不惟不主且以已之私撓人之公宜其有言畧見舉行施閘寢罷期民有幸諸公一心同主公論利民之事達乎上害民之獘革於下學道愛人承流宣化其善亦盡矣洚水天數也酸棗金隄宣房瓠子人力也疏通之論不可磨滅邀功生事毋以適然之水藉口或謂開穴之利今已見之復民田之利誰與領此後來者顧廣數公之

志

重建嶽麓書院記　吳澄

天下四大書院二在南二在北在北者嵩陽睢陽也在南者嶽麓白鹿洞也其初聚徒授業不仰給於公養然嵩陽睢陽白鹿洞皆民間所為惟嶽麓乃宋開寶之季潭守朱洞所建其議倡自彭城劉鰲而潭守成之也時則陸川主簿孫邁為之記紹興燬於兵乾道之初郡守建安劉珙重建時則有廣漢張子敬夫為之記德祐再

燬於兵大元至元二十三年學正郡人劉必大重建時則有奉訓大夫朱渤為之記逮延祐甲寅垂三十年矣琛陵劉安仁來為郡別駕董儒學事睹其敝圮慨然整治木之朽者易壁之漫者圬上瓦下壁更撤而新前禮殿旁四齋左諸賢祠右百泉軒後講堂堂之後閣曰尊經閣之後亭曰極高明悉如其舊門廡庖館宫墻四周靡不修完善化主簿潘必大董其役朱杲張厚相繼為長具始末請紀歲月余謂書院之肇創重興與今之增

飾前後四劉氏道同志合豈偶然哉開寶之肇創也葢惟五代亂離之餘學政不修而湖南遐遠之郡儒風未振故俾學者於是焉而讀書乾道之重興也葢惟州縣庠序之教沈迷俗學而科舉利誘之習鼓惑士心故俾學者於是焉而講道是其所願望於來學之人雖淺深不侔然皆不為無意也考於二記可見嗚呼孟子以來聖學無傳曠數百年之久衡嶽之靈鍾為異人而有周子生於湖廣之道州亞孔竝顏而接曾子子思孟子不

傳之緒其源既開其流遂衍又百餘年而有廣漢張子家於潭新安朱子官於潭當張子無恙時朱子自閩來潭留止兩月相與講論闡明千古之秘聚遊嶽麓同躋嶽頂而後去自此之後嶽麓之為書院非前之嶽麓矣地以人而重也然則至元之復建也豈不以先正經始之功不可以廢而莫之舉也乎其不以真儒過化之鄉不可以絶而莫之續也乎别駕君之拳拳加意者亦豈徒掠美名為是哉其所願望於諸生蓋甚深也且張子

之記嘗言當時郡侯所願望矣欲成就人才以傳道濟民也而其要曰仁嗚呼仁之道本先聖之所罕言輕言之則學者或以自高自廣而卒無得論語一書大示學者求仁之方而未嘗直指仁之全體蓋仁體之大如天之無窮而其用之行於事物無不在邇之事親事長微而一言一動皆是也飲食居處一不謹焉非仁也步趨唯諾一不謹焉非仁也溫凊定省一不謹焉非仁也應接酬酢一不謹焉非仁也凡此至近小甚易不難而明

敏俊偉之士往往忽以為不足為仁不可幾矣嗚呼仁人心也失此則無以為人曾是熟於記誦工於辭章優於進取而足以為人乎學於書院者其尚審問於人慎思於已明辨而篤行之哉

重修百泉軒記　　吳澄

昔孟子之言道也曰若泉始達曰源泉混混泉乎泉乎何取於泉也泉者水之初出也易八卦之中坎為水六十四卦之中有坎者十五水之在天為雲為雨而在地

則為泉故坎十五卦象水者十一象雲者二象雨者一獨下坎上艮之蒙水出山下其象為泉而以擬果行育德之君子嶽麓之泉山下之泉也嶽麓書院在潭城之南湘水之西衡山之北固為山水絶佳之處書院之右有泉不一如雪如氷如練如鶴自西而來趨而北折而東還繞而南瀦為清池四時澄澄無毫髮滓萬古涓涓無須臾息屋於其間名百泉軒又為書院絶佳之境朱子元晦張子敬夫聚衆同遊嶽麓也晝而燕坐夜而棲

宿必於是也二先生之酷愛是泉也蓋非止於玩物適情而已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惟知道者能言之嗚呼豈凡儒俗士之所得聞哉中經兵火軒與書院俱燬至元丁亥始復舊觀上距乾道丁亥二先生游處之時百二十一年矣延祐甲寅潭憩治中璅陵劉侯又重修之侯與余相好也余亦知侯之為人故其修是軒也余為之記

孝子墓記　　田譯

事有關於倫紀無間古今要可以興教化勵風俗則長民者尤宜究心焉此民彝所由以立也湘潭陳孝子道周之母墓著之經圖舊矣按長沙誌道周少孤事母至孝常日進盥及饋必拜禮無違者家貧竭力奉甘旨侍膳未徹不敢退非有他故終日不離側母亡旦暮哀毀骨立酸感葬縣郭西北廬墓所常自作甃墓磚胼胝塗没日戌五覺籍以仕號泣進之已拜而退以是為常也邑人往觀者日以百數無不隕涕如是歷四年而塚乃

成高三丈墓成而道周繼亡予嘗讀斯志嘆其能為人所難但恨不一登其塜後除廣西憲僉道經湘潭過而求之則已為側近豪民攘奪侵毁墓磚零落鞠為荆棘無復古蹟撫之慨然曰夫孰無父母乎彼其有仁心者宜不至此噫是長民者之責也近因使道復過墓下則墓門華表扁揭巍然繚以周垣嚴固邃深無復向時樵牧蹢躅於其上矣因詢父老咸曰乃者知州王奉議下車之初首敦教化登御覽古憐傷孝子之心亟命奪故

地而復其舊禁止侵犯捐已俸而封樹表著之若是至
哉使君之用心也嗚呼圯廢以來不知幾何年今也舉
廢典於久墜之餘一新斯民之耳目不惟有以慰山壤
貞孝之念即觀感之間必將有油然動其良心者豈曰
小補之哉

儒林書院記　　　　　　　　趙長翁

皇元一統區宇列聖相承頌玉音下明詔崇重學校教
養人材恩至渥也武岡郡僻在萬山一郡三邑廟學皆

稱儒林鄉地名城步砦自古屯兵控制溪峒其地八十四團盤錯聯絡延袤千里東鄰荆湘南通廣桂西接古徽北界大水其俗居民知書尚義皇慶二年縣尹延公承直因公委經其地目擊山川秀麗民俗質樸嘆曰勝槩若是惜未有申孝弟明教化以淑人心者言未既綏寧真良赤水圖楊再成者自陳願捐巳財創建書室招集團峒子弟立師帥之助化民成俗之萬一公嘉其志申於府官敦勉勸諭克竟其事再成幼知書長好義見

善明用心剛信道篤不謀利刻意儒風確乎不可拔爰
筮爰卜乃經乃營正殿講堂門壁齋廡牆垣厨竈內外
完具先聖先師十哲從祀塑繪森嚴廟貌相稱耆宿楊
景清普和長老江正順紫陽向善者張茂卿等向道慕
義亦恊力焉此建學之大槪也伻來請記且致詞曰殿
前一峰高矗雲表四山如屏層環疊拱一水漣漪横練
映帶堂右古杏合抱數圍真天造地設素王之居也而
今而後儒道文風駸駸昌盛皆建學之功也嗚呼昔為

要荒鱗輳之地今為中天燕居之堂子衿子佩游息俯藏冠帶如雲絃歌盈耳化其民為君子士夫易其俗為禮儀廉恥乃教成之效也其可忘縣尹延公承直之建立與揚再成等創制之德乎長翁科録郡庠適逢盛舉樂助嘉美敢不拜手作記因摭儒林鄉名扁曰儒林書院若夫芹藻生香臺萊增色櫎棘化為梧檟荆榛易為杞梓雨露所潤日夜所息棟梁榱桷皆為大用稱儒林命名之意不無望於後之來者

南平樓記

虞集

昔我國家之經營四方也嘗以里兵戍襄樊臨制東南既圍襄六年而克之遂以取宋南薄嶺海莫不率服區宇既定撤兵以息民其留鎮襄陽者兩萬戶之兵也於是其帥楊侯珪以至元五年即故山東南道節度之牙門作新樓於其上戎幕治焉姚文公名曰南平而為之記落成之日作楚人之歌以相之至於今六十有餘年矣其為樓也屹然中郡而高起風雨旋薄歲久不支今

萬户明威將軍旺扎勒圖懐遠大將軍楊克忠武略將軍額森特穆爾葺而新之則乃改至元之六年庚辰之歲也既成以書抵江南求余記之嗚呼襄在荆豫之交水陸之會自古形勝之國也世祖皇帝神武制勝之蹟在焉非文公之雄文震蕩悲歌慷慨殆不足以當其山川而集何足以言之哉今夫襄之為城頎頎千里北出方城渡沔水達乎周鄭晉衛之郊東出平皐彷徨乎陳蔡齊宋之野大車之彭彭駟馬之洋洋攘攘紛紛為利禄

而往來者塵相及而袂相接則昔者戈甲之所趨芻餉之所輸也湯湯江漢之流布縷漆革木麻萩麥衣被乎東南湖海之間者則又皆昔日竭其民賦疲於奔命以自救之徒也原田晦晦十千其耦林樹邑屋參伍鱗次比隣婚姻飽食以嬉燕息而歌者則皆前日深池高墉晝戰夕備不能一朝居之地也嗟夫天下之治平久矣海內一家偏方下國恃險阻以自固者悉以剗削消磨而無復遺蹟況乎襄之為郡蔚為內地涵昫聖化作養

生息之深厚者哉士大夫鞅掌王事之餘馳驅之暇樂其風俗之淳美土力之完復於是有逸居安食之思而四方遊士賓客以相先後他郡蓋莫之及也而為之民者幼而壯壯而老老者以盡矣徒知其長子老孫養生送死之樂豈復知有祖宗經理艱難之功師武臣力之故哉想夫元戎當歲時之豊樂軍士之休寧與其守臣賓佐吏士飲酒作樂於斯樓也憑高望遠徘徊四顧觀夫人民城郭山川草木於煙雲晻藹之間道先世之功

烈以詒其子孫使無忘警戒於無虞而世世保兹樂土以奉國家盛德於無窮則自三將軍始也峴山之崇檀溪之深視彼異代之士槩畫瘁於一時使遺名於後世而自託於兹者則可以一概也矣

清烈公廟記　　黄清元

葢歸州清烈公廟記者記廟之新作也按職方屈原名平與楚同姓秭歸人佐懷及襄以讒故自沈汨羅有離騷二十五篇凡五卷傳於世舊宅在今州治西偏十里

江之北唐元和十五年刺史王茂元始創卜祠宋元豐三年封清烈公邦人為立廟迨至泰定初間州尹王圖古勒巴哈嘗修之久而撓無以妥靈將至湮廢至正壬午郡長穆爾哈瑪奉議始議新之出廪禄以倡助者雲合既撤江忽暴漲巨章蔽中流而下募善水者致之得柏木數十大者以為梁棟小者以為榱桷門堂寢室咸資其用堅貞雄壯文理芳潔於神居甚宜民歡呼曰我侯興土木財不傷民不擾神輸鬼運陰或相之𢘆壁紫

壇桂棟閫檐無以加也方成適湖北道僉憲耶律塔齊爾
公按部聞而嘉之俾予書其事愚覼屈公事君盡忠死
而不二卓然立於穹壤如三仁夷齊千百載僅一二見
其所述作託物以寓諷諫修詞以明仁義當風雅三變
之餘增綱常萬鈞之重世所不可少也雖無上公之命
祝典其可缺乎是邦山川草木儲精挺秀陰陽物變發
為昭明屋而上之以為憑依之所固求神之道也人臣
受命天子司牧有土四境之内孰非一氣所通修祀以

交神明誠非異人任第昧者弗察或惠及鰥寡而於神不復致力或不務民義而邀求非望之福胥曰失之今三峽居民生理鮮少催科日有不給他宜弗恤而偯於是邦乃能不役一民百廢具舉可為難矣於法應書既載其年月終始復為迎送神辭各一章以遺其鄉人俾歌以祀焉迎神之詞曰峽之山兮虎豹藏峽之水兮蛟龍驤神陟降兮在帝傍芰荷衣兮芙蓉裳龍為宮兮貝為闕珠樹白兮上明月桂醑陳兮蕙肴設悵夫君兮久

離別江雨過兮生蒼苔蘼蕪香兮杜蘅開歎逝者兮無息忽秋去兮春來送神之詞曰雲悠悠兮下微風蘋花開兮雨濛濛蒼崖中裂兮岷江通靈之來兮如龍虵何為兮擊鼓魚何為兮在戶世湛濁兮不可語我將之兮帝所秋水上兮階閒璚筵散兮落花開鳳凰忽兮高舉芳緑樹兮空山

馬侯修學記　　許善勝

武昌縣即宋壽昌軍也軍籍有學燬於兵皇元混一六

合始設府知府事孔遵創禮殿王侯利貞仍立堂宅齋屋廨後革為縣令縣學即壽昌府學也無何頹敝級棟扶梁講堂尤多剥甚大德八年夏縣令馬君天敏至逌諗之達嚕噶齊馬主簿孟德成僉曰偉哉遂昉斯役文學椽宋克寛躬率其徒罔敢或怠剔蠧起舊飾圮繪新昔撓今隆昔庳今崇赤白炳明逌嚴逌翼經始於大德八年冬十月大德九年春三月落成請記於余余叨董湖廣學事不敢以蕪陋辭嘗謂學有講堂尊道也道莫

急於人之大倫虞氏設司徒敷教周官命司徒敷典皆是物也豈借此騁枝葉之技務口說之騰為賈竒泄私之地哉嗟夫自三代以還令不知以學為政自孔孟既没師不知以道為教武昌異時為水陸爭戰之衝其民疲於戈矛不得一於學也方今天下泰然文治蝟興田夫野老亦驅其子弟就社師而教焉先進禮樂之風靄然塲圃之間為令為師者啓其秉彛好徳之天使知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大倫而一趨於先王之正

道則斯堂之立名與實副矣紫陽朱子立白鹿洞學規

首以兹五者揭之堂楣炳如也余故因以啓其邑之人

湖廣通志卷一百七